

海地

目次

一、阿崙爺·····	一
二、山上的歲月·····	一六
三、山羊羣·····	二三
四、牧童家的婆婆·····	三七
五、來客·····	五〇
六、新生活·····	六四
七、女管家的牢騷·····	七六

八、大騷動·····	九一
九、策曼先生的歸家·····	一〇六
十、又來了一位婆婆·····	一一六
十一、懷鄉·····	一二一
十二、鬧鬼·····	一三八
十三、回家·····	一五五
十四、禮拜日的鐘聲·····	一八二
十五、旅行·····	二〇一
十六、來客·····	二一一
十七、報恩·····	二二四

十八、德福里村的冬天（一）·····	一二三
十九、德福里村的冬天（二）·····	二四三
二十、友人的來書·····	二五〇
二十一、爺爺家中的生活·····	二七〇
二十二、意外事件·····	二八一
二十三、再會·····	二九七

一 阿崙爺

在瑞士的古樸而清秀的曼英斐村裏，有一條小路，穿過草綠葉蔭的牧場，蜿蜒地伸到遠處的一個山麓。沿這條路走去，愈高處則愈寬廣，再上更有短草和粗硬的山上植物的香氣。路是漸漸地險峻，筆直可以達到山頂。

在六月裏的一個晴朗炎熱的早上，有一位高身材，長面孔的姑娘，牽着一個五歲左右的女孩子，沿着那細長的山路走上去。那女孩熱得面孔通紅的。這固然是因爲六月天的太陽正晒得厲害，不過她那一身笨厚的衣服，也儘夠嚇壞人了！除了全身像披了鎧甲一樣地，穿上了好幾件衣服不算，而肩膀上還披上一條紅色的毛圍巾，足上穿的一雙厚重的山鞋呢！所以她越是顯得臃腫，熱得只好一路走一路喘氣了。

出了村落，走了約莫一小時之後，便到了半山上一個叫做德福里的小村。這裏正是那

位姑娘的故鄉，所以便有很多人對她寒暄。從窗裏喚她的也有，推開門來招呼的也有，還有幾位在屋外的，也給她打招呼了。不過，那位姑娘卻裝做匆忙的樣子，只顧趕路；直到快走出村外的時候，纔有一位住在村尾最後一家的婦人把她喚住了。

「德特，等我一等，要是上山，我也同你一起走。」

那姑娘聽她這麼一說，便停了脚步等着；女孩子呢，趕快放開手，就地坐了下去。

「走乏了嗎？海地。」那姑娘問。

「不；我熱得很。」海地答。

「快到山頂了，再用勁走一程吧，快點走就沒有甚麼了。」德特像在鼓勵她地說。

那位叫做巴爾白的女人，臉孔似還慈善，趕快收拾停當，便走在先頭和德特上山去了。她們兩人一路走一路談論德福里村和隣村的閒話之間，竟把那小孩子丟在後面去了。巴爾白原來早就知道海地就是德特的亡姊的女孩兒了。

「你想帶她到那裏去？」

「我要帶她到阿崙爺的地方，把她就寄在那裏。」

「把她掉在阿崙爺那裏麼？你發瘋了吧！德特，這是怎麼說的呢？不說別的，你想他老人家肯答應嗎？」

「那可沒有不答應的道理。她的父母甚麼人都沒有了，現在就只有這一位爺爺啦。從前是歸我照料，現在我自己也有好的去處，誰願意爲了她就把自己的飯碗丟了呢。那麼，當然是要歸她的爺爺來照料她了。」

「不過，他老人家要是像別的人一樣的話，那倒是應該的。」巴爾白熱心地主張說。「阿崙爺是什麼樣的一個人，你是知道的。他那裏會照料小孩子，而且像海地那麼樣小的女孩兒。單就小孩子這方面說，也難得和那種人在一起的啊。——不過，你想到那裏去幫人家？」

「我要到佛蘭克福去哪。有一樁再好沒有的事在等着我呢。去年到拉喀溫泉的一家人家，剛巧是我在服事那房間，所以大家結了緣，本來那時候就叫我跟着回去幫忙的，不過

沒有去成。這次那人家又來了，又要我到他們那裏去，所以我也就決意去了。就是你也還不是想去。」

「只是那小孩子怪可憐的就是了。」巴爾白做着十分同情那小孩的手勢說。「阿崙爺在山頂上的日子，天纔曉得呢。從不跟別人來往，也沒踏進過一次教會。就是偶而從山上下來的時候，大家也還不是趕緊避開，不敢走近他嗎。只要一看見他那蓬蓬的灰眉毛，和那滿臉的鬍子，粗大的手杖，也就夠怕人了。」

「那我可管不了那麼許多。」德特用着決斷的聲調說。「總之，他是她的親爺爺就是了。他當然得來照料她的。他總不會對待她不好，就是有那樣的事，也該他自己受報應，總不關我的事。」

這位婦人可真不明白，阿崙爺爲甚麼那麼地討厭別人，獨自住在山頂上；而且村裏的人們，每一提起他，便怩怩囁囁地，不要說反對他的，總有點害怕，就是同情他的，也顯着不大高興的樣子。而且他又不是這德福里村的大家的爺爺，大家爲甚麼卻都喚他阿崙爺

呢？連她自己也跟着村裏的人叫他阿崙爺就是了。因為她剛從別個村裏嫁到此地不久的呢。德特倒是在福德里村生長大了的，直到去年她的母親死後，纔到拉喀溫泉地一家旅館裏去幫傭。那地方離開邁英域雖遠，所以今天當她帶海地起來的時候，也還是搭在相識的人載乾草的馬車上來的。

巴爾白既然抓到了這機會，便決意要從德特口中探聽阿崙爺的故事。所以，她便十分有把握似地，挽着德特的腕子說：

「阿崙爺之過去，你當然是無所不知的了。請你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我好吧。他做過甚麼壞事了呢？甚麼時候變得和人來往，那麼地討厭別人的？」

「他已經是七十歲的老人，我卻還只有二十六歲呢；我那曉得他是甚麼時候變成那樣的。不過，如果你不到別的地方去瞎說，那我就告訴你也無妨。啊，等一等。」

德特因為恐怕給那小孩聽見了她們的話，所以像提防着似地，回轉頭來看一看。但是說起那小孩，卻連影子都沒有了。這似乎是她們正在只顧說話之間，那小孩走迷路了。德

特趕快停了步，四圍尋望。路雖蜿蜒屈折，但站在這地方，還可一目了然地直望到德福里村去。德特望了一會，總不見有小姑娘的影子。

「她不是在那裏嗎。」巴爾白指着路的那一端說。「諾，她同那趕山羊的小孩在一起，跟着山羊在那坡上呢。那小孩不知道今天爲甚麼這麼慢；不過也剛湊巧有他來照料她，我們就可以索性談天了。」

「她那裏要別人的照料。」德特說：「剛剛五歲的小孩子，她可不算笨啦。聰明得什麼都懂得呢。不久還會幫她爺爺的忙哪。像他那樣只有兩隻山羊和一間小房子的人！」

「不過從前的話，他也不只就光有那一點點的家當吧。」

「我也是那麼說啦，本來在多模勒秀那地方，他們還算是大地主呢。兄弟兩個，他是老大。那位兄弟，倒是很恬靜，規規矩矩的。只有他卻只顧在外邊貪逛，又愛漂亮，整天價坐着馬車在鄰近的村中出風頭，專和一班不規矩的無賴來往，跟那些無親無戚的外國人交際。這樣地不就把若大的一份家產，都花在酒和賭的上頭去了嗎。等到給他的父母知道

了時，那兩位老人便生生的都氣死了。他的那位兄弟也逼得像叫化子一樣地，離開自己的鄉下，不知往那裏去了。阿崙爺本人也知道自己的名譽太壞，只好逃了出去。以後誰也不知他在那裏，幹些甚麼事；不過後來纔聽說是在拿破利當兵。隔了十五年後，又突然帶了一個兒子回到了多模勒秀，想把那兒子寄養在親戚的地方。可是誰也懶得理他；因此他便大發脾氣，說是以後再不踏進這多模勒秀的土地，帶着兒子跑到德福里村來，就在那裏住下了。他的妻子嗎，結婚不久便死了，那位兒子特比斯呢，給他送到一家木匠店去學徒，所以也不是完全沒有一文錢的。德福里的人，對於他那年強力壯的兒子，倒很親切，不過就是不大相信那阿崙爺，他們還說，阿崙爺在拿破利同人家打架，把人家打死了，出了人命案子，所以纔跑到這裏來的呢。但是我們家倒還不至於和他不認親。我的母親的婆婆，就是他的婆婆的姊妹，所以我們家便稱他表爺，村裏的人也跟着那麼的叫，直到他上了山頂去之後，大家便又給他的稱呼上多一個山名，叫他阿崙爺了。」

「那麼，他的那兒子呢？」巴爾白怪有趣似地聽了她這場話後，接着地問。

「別急呀。我剛要講到他呢，不過，我那能一氣地講完那麼許多呢。」

德特先這麼回答了她，纔又把話柄移到特比斯的身上。「特比斯等到學徒的年期滿後，便回德福里來，和我的姊姊雅德結婚。他們倆的感情素來就是很好的，所以結婚後的新家庭，也是美滿快樂的。不過那幸福的日子，卻並沒過得許久。成婚後不到兩年，特比斯正在給人家造房子的時候，給楊樑壓死了。雅德跑去一看，嚇得昏了過去。不到兩個月，她也跟着丈夫去世了。當時大家還說，他們兩人的橫死，也都是因為阿崙爺不信仰，不修行積德的報應。甚且還有人就當頭對面的這麼說過他呢。教會裏的牧師，想去勸他回心轉意，誰知他更是火上添油，變得格外固執。誰也沒有聽見他念一聲上帝，也從不肯聽信誰的一句話。過了沒多時，便聽說以後絕對再不下山，孤零丁地住在山頂上，過着同上帝和好人們作對的日子。我的母親和我只好把雅德的小孩領來撫養，直到去年，我的母親死後，我自己又不能不到外面去謀生，所以纔又把她寄托在村裏的一家人家，我便到溫泉地去幫人了。這次又碰上那我剛纔對你說過的那人家來找我，所以如果要去的話，就得在

明後天動身了。」

「你就是因爲這樣，所以想把那小孩子丟在她爺爺的地方麼？這倒虧你做得出！」巴爾白大不贊成她的所爲似地說。

「爲甚麼！我也算盡了我的心了。還有甚麼辦法。我又不能把纔五歲的小孩帶到佛蘭克福去。這話倒不用多說了吧。巴爾白，你想到那裏去呢？我們已經走到半山上了。」

「哦，我就到這裏，那看山羊家的太太給我弄了一點毛線，所以我有點事來看看她。那麼再見吧，德特。」

巴爾白和她的伴侶拉一拉手，便朝那微凹的窪地中一家灰色的小房子裏走進去了。這就是那看山羊的人家，剛巧在阿崙山的山腰裏。這一家破舊得幾乎不堪居住的房子，每當山上有一陣狂風吹下來時，不問門窗和整幢的房子，都磳磳地震響着；腐蝕了的屋樑，也一樣地振動，因此便有大大小小一些或橫或直的柱子來頂住它。假如這是一個曠豁的地方，這小房子一定會在暴風雨的日子裏被吹到山下的村裏去了。

在這房子裏，有一個叫彼得的男孩子，今年剛十一歲。他每天早上下山，到德福里村去把各家的山羊趕上來，一直到黃昏，就讓那些畜生吃滿肚子山上的青草。

彼得終日和這些四腳輕快的獸羣在山上瞎跑，等到太陽下山時，纔又把它們趕回村裏。他只須把指頭放進口裏，吹一聲尖銳的口哨，那些山羊的所有者便各自出來把自己的獸類帶回，這些應着彼得的口哨跑出來的，大概總是幼小的男孩子或女孩子。山羊是一種柔順的動物，所以誰也不怕牠。在悠長的夏日裏，彼得只有這時候，纔能夠和別的小孩在一處。其餘的時間，他總是和山羊在一起玩耍的。他的家裏雖說也有一位媽媽和一位瞎了眼睛的婆婆，不過他總是早出晚歸，在家的只有早晚兩頓飯和夜裏睡覺的時間。他的父親本來也是給人家看山羊的，只是在五六年前上山砍柴的當兒，不留心給大木頭壓死了。母親的名字叫布麗吉，人們卻喚她看山羊的奶奶，瞎眼的婆婆，大家也只用「婆婆」兩個字來稱呼她。

德特和她的朋友分手之後，回頭便來找海地，但是找了好幾分鐘，還不見有小姑娘和

那牧童的影子，她有點慌了起來，所以又跑上一處較高的地方，往四周的山坡一望。這時候，那兩個小孩正從很遠的、彎彎曲曲的山坡走上來。彼得是在這山上摸熟了的，而且光着腳，只披一件襯衫，所以像山羊一樣地輕快，任意跳跑。不過海地卻沒有那麼便當了。說起跑山路，這是平生第一遭，而且像我們剛纔說過一樣的，穿得通身浮腫，還要加上一條毛絨的披肩，——這是因為德特懶得自己給她帶洗換的衣服，所以都給她穿在身上了——又熱又重，真把她累得幾乎喘不過氣來。因此，他便不容易跟着彼得跑，結果是決意往地上坐下，趕快脫下鞋子，除了披肩，把身上的衣服也一件一件地脫下來，只剩得一件襯衫，讓兩條手臂都露了出來。她把脫下的衣服堆在一處，這次便不讓彼得和山羊，一樣地跳跑起來了。彼得並不知道海地在背後做些甚麼事，等她跟到身邊時，纔發現她那好笑的樣子，所以便笑了起來。再回頭一望那草叢中堆起的衣服，這更使他笑得彎了腰。不過他並沒有說甚麼。

海地的肉體和精神都輕爽了很多，所以便和彼得攀談，問他山羊有多少匹，趕到甚麼

地方，到了那裏又做些甚麼？彼得一一地告訴了她。走了一會，到那小房子的左近時，給那剛在尋找的德特喚住了。

「海地！你怎麼說了，看看你那樣子！你的兩件上衣和披肩都甩到那裏去了？還有我買給你的新鞋子和織給你的襪子呢？不是都沒有了嗎？你到底想怎麼樣呢！海地！你把衣服甩到那裏去了？」

海地不慌不忙地指着山中腰較低的地方說：

「我把它放在那地方了。」

德特順着她指的地方一望，果然地，那裏正有一堆東西，連那條紅色的披肩也在那裏。

「你總是不做件好事的！」德特發火了似地說。「你爲甚麼把衣服都脫了，你到底想怎麼樣呢！」

「我不要再那些衣服。」海地一點也不後悔地說。

「真是胡鬧！你還想叫誰去給你拿來！」

德特大發脾氣罵了一頓，朝着彼得說：「彼得，別儘站在那裏裝無事人啦，趕快去把那些衣服拿來！」

「我也要遲了哪。」他把手插在褲袋裏，儘在看着海地挨罵。

「那麼，給你這個好東西，你也不去嗎？」

德特說時拿出一個發亮的新銅板，在他面前閃了一閃，果然彼得一回頭就在一條險峻的近路溜下去，不一刻竟把衣服都拿回來。德特也就把約好的賞金給了他。彼得十分誇耀地把銅板收進口袋，高興得忘形了。因為他很少有過這樣多的錢呢！

因為橫豎大家都一路上山去的，所以德特把衣服都交給彼得。他右手挾衣服，左手揮鞭，跟在德特的背後走。海地卻和山羊一起，歡天喜地，連跳帶跑。這樣地差不多走上一個鐘頭，纔走到阿崙爺的小屋那裏。

阿崙爺的小屋建在一個懸崖之上，一眼可以望見山下的澗谷和村落。屋後有三株枝葉